



簞曝雜記

下

粵西灘炭

白桂

15
117
3





門 5  
號 117  
卷 3

簷曝雜記卷三

粵西灘峽

陽湖 趙翼 雲崧



粵西灘與峽皆極險。府江之昭平峽、橫州之大灘、右江之努灘、雞翼灘、左江之歸德峽、果化峽，余皆身經其地。而昭平峽最險。余初至桂林，由水路赴鎮安，任先是大雨十七晝夜，是日適晴，已刻自桂林發舟。日午已至平樂，舟子忽移棹焉。余以久雨得晴，方日中何遽泊？趣放舟而不知其下有峽之險也。舟子不得已乃發舟，山上塘兵亟呼不可開，而舟已入峽，不能止，遂聽其順流下。但見滿江如沸，有數千百旋渦，詢知下有石，則上有

一渦余始憮然懼然已無如何幸而出峽舟子來賀謂半生操舟未嘗冒險至此也余自是不敢用壯矣後余調廣州自桂林起程百僚餞送有縣令縱山鵬亦在座余至廣十餘日忽聞緹令溺死峽中矣橫州大灘長三十里舟行石縫中稍不戒輒覆粉亦奇險也自黔江下至常德府有清浪灘略與橫州灘相等兩處俱有馬伏波廟而黔中之頭難二難三難共三灘路雖短而險更甚

### 鎮安民俗

鎮安府在粵西之極西與雲南土富州接壤其南則處處皆安南界也崇山密箐頗有瘴然民最淳訟獄稀簡

縣各有頭目其次有甲目如內地保長之類小民視之已如官府有事先訴甲目皆跪而質訊甲目不能決始控頭目頭目再不能決始控於官則已爲健訟者矣余初作守方欲以聽斷自見及至則無所事前後在任幾年兩年僅兩坐訟堂郡人已歎爲無畱獄則簡僻可知也此中民風比江浙諸省直有三四千年之別余甚樂之願終身不遷然安得有此福也

### 鎮安水土

鎮安故多瘴癘鈕玉樵粵述謂署中有肉毬肉腳時出現而瘴毒尤甚入其境者遂無復生還之望及余至郡未見有所謂肉毬肉腳者瘴亦不甚覺問之父老謂昔

時城外滿山皆樹故濃烟陰霧凝聚不散今人烟日多  
伐薪已至三十里外是以瘴氣盡散云惟水最清削極  
垢衣盪漾一二次則膩盡去不煩手搨也是以不論貧  
富皆食稀脂以潤腸胃余嘗探其水源在城西三十里  
地名鑿隘塘水從山腹中出有長石橫攔之長三十餘  
丈水從石上跌而下作瀑布極雄壯城中望之不啻數  
百疋白練也滙而成川繞城南而過川皆石底無土性  
故魚之肉甚堅而無味又東流亦從山腹中出左注蓋  
滇黔粵西諸水大半在山腹中通流其見於溪澗者不  
過十之一二而已後余在貴州探牟珠洞秉炬入三里  
許忽聞江濤洶湧聲以炬照不知其涯涘益可見水之

行山腹中者如長江大河非臆說也牟珠洞之水終歲  
在黑暗中無天日光水中生魚遂無目尤見造化之奇

### 鎮安多虎

鎮安多虎患其近城者常有二虎中一虎已黑色兼有  
肉翅月明之夕居人常於欄房上見之蓋千年神物也  
余募能殺虎者一虎許償五十千居人設阱獲及地弩  
之類無不備終莫能得檻羊豕以誘之弗顧也人之爲  
所食者夜方甘寢忽腹痛欲出便其俗屋後皆菜園甫  
出門至園而虎已銜去矣相傳腹痛卽虎俵所爲云人  
家禾倉多在門外以多虎故無竊者余嘗有句云俗有  
鬼神蠶放蠱夜無盜賊虎巡街蓋實事也余在鎮兩年

惟購得一虎五豹，豹皆土人擒來，虎乃向武州人釣獲者。其法以木作架，懸鉄鈎，鈎肉以餌之。虎來搏肉，必觸機，機動而虎已被鈎，懸於空中矣。

聞山西岢嵐州在萬山中，最多虎，故居民能以一人殺一虎。其法用槍一枝，高與眉齊，謂之齊眉槍。遇虎則擲之，使發怒，輒騰起來撲撲。將及則以槍柄拄於地，而人鞠躬一蹲，虎撲來，正中槍尖斃矣。或徒手猝遇虎，則當其撲來，輒以首撞其喉，使不得噬，而兩手抱虎腰，同滾於地。虎力盡亦斃。余在鎮安曾以百千募湖南虎匠，至半年迄無一獲。安得岢嵐人來絕此惡孽也。

### 獨秀山黑猿

鎮安府署東北有獨秀山，高百丈，山之半一洞深不可測。其中有黑猿，不輕出。出則不利於太守。余在郡時，以詳請前守韋馱保回京事，將被劾。上官檄余赴省，而猿忽出滿城，人皆謂太守當以此事罷官矣。有老者熟視久之，謂舊時猿出多，俯而下視，故官覆今猿向上，當無慮。且得遷，未幾余得旨赴滇，從軍遂免劾。然馳驅兩年，勞苦特甚。猿蓋先示兆云。又天保縣令送一黑猿來繫於楹，有門子擲之，相距尚七八尺，忽其右臂引而長，遂捉門子之衣，幾為所裂。而猿之左肩則已無臂，乃知左臂已併入右臂矣。卽所謂通臂猿也。此猿竟不爲人。

所狎終日默坐與之食不顧數日遂餓死

樹海

鎮安沿邊與安南接壤處皆崇山密箐斧斤所不到老藤古樹有洪荒所生至今尚葱鬱者其地冬不落葉每風來萬葉皆颭如山之鱗甲全身皆動真奇觀也余嘗名之曰樹海作歌記之其下陰翳殆終古不見天日故虺蛇之類最毒余行歸順州途中有紫楠木七十餘株皆大五六抱莫有過而顧之者但供路人炊飯而已孤行者無炊具以刀斫竹一節實水米其中倚樹根而炊炊熟則樹根之皮亦燃久之火盤旋自外而入月餘則樹倒矣倒後火仍不滅旅炊者益便焉使此木在江南

不知若何貴重而遭此厄可惜也余嘗欲構一屋材擬遣匠剋尺寸斷之雇夫運出終以距水次甚遠一木須費數十千遂不果

肉桂

肉桂以安南出者爲上安南又以清化鎮出者爲上粵西潯州之桂皆民間所種非山中自生者故不及也然清化桂今已不可得聞其國有禁欲入山採桂者必先納銀五百兩然後給票聽入旣入惟恐不得償所費遇桂雖如指大者亦砍伐不遺故無復遺種矣安南入貢之年內地人多向買安南人先向潯州買歸炙而曲之使作交桂狀不知者輒爲所愚其實潯桂亦自可用但

須年久而大合抱者視其附皮之肉鬆若有沙便佳然必新砍者乃潤而有油枯則無用也

麵木酒樹

洛陽伽藍記有所謂酒樹麵木初不解所謂余至廣西乃知麵木卽桃榔樹也大者五六圍長數丈直上無枝至顛則生葉數十似栟櫚其樹中空滿腹皆粉可得十數斛沸湯淬之味似藕粉粵人嘗以此餽遺又廣東椰子樹每一椰子內必有酒半杯小者一勺許甘香清冽味勝於米釀數倍此卽酒樹也

三七雞血藤

南方陽氣上浮而陰氣凝於下故所產多有益於血陰者有草名三七三桠七葉其根如蘿蔔爲治血之上藥刀斧傷血方噴流以其屑摻之立止孕婦產前產後皆可服蓋其性能去淤而生新故產前服之可生血產後服之又可去淤也然皆生大箐中不見天日之處近有人採其子種於天保縣之隴崗暮崗亦伐木蔽之不使見天日以之治血亦有效非隴暮二崗不能種也雲南有雞血藤膠治婦人血枯證最靈余在滇買數斤然不知其藤何以憶在鎮安見大箐中有藤粗如椀長數百丈延緣林木間不知其起止意卽雞血藤也遂兼買其藤攜回鎮安取箐中藤相比藤斷處有汁赤色與滇藤無異乃知卽此物也煎膠治血亦效惜不久改官去遂

不得多煎

山羊石羊

山羊之血治刀斧傷最靈是物生山箐中嘗食三七故也粵人餽遺多有贗者余在鎮安土官有饋生者似羊而大如驢生取其血較可信又一種石羊身較小其膽在蹄中凡山巖陡絕處能直奔而上力乏則曲蹄於口銜之力輒完復奔而上故其膽可止喘

蛤蚧

蛤蚧蛇身而四足形如虺虎身有癍五色俱備其疥處又似蝦蟇最醜惡余初入鎮安路旁見之疑為四足蛇甚惡之問土人乃知為蛤蚧也郡衙倚山處處有之夜

輒聞其鳴一聲曰蛤一聲曰蚧能叫至十三聲方止者乃佳其物每一年一聲十三聲則年久而有力也能潤肺補氣壯陽口咬物則至死不釋故捕者輒以小竹片撈之使咬即攜以來雖已入石縫中亦可乘其咬而掣出也遇其雌雄相接時取之則有用於房中術然不易遇也藥肆中所售兩兩成對者乃取兩身聯屬之耳其力在尾而頭足有毒故用之者必尾全而去其頭足

陰杪

密箐中有一種陰杪其木橫生土中不見天日有枝無葉在泥沙下自生自長世莫之知也將出為人用則一枝或透出土否則人過其土足步有空窾聲知其下有



此木矣其色微黑質理似鬆薄而有絲劈其端可自根拽至顛不斷也驗其真偽以此木作小匣暑日入煮肉其中隔宿不敗是以作棺埋入地屍千年不腐又有一種則深山中大樹年久自死倒入泥沙中爲土氣所滋土木之性已相浹故作棺亦歷久不壞余在鎮安嘗得一具但未知生於土中之物抑或倒入泥沙之物本以備太恭人送終太恭人以二十年前已作櫬歲加漆光緻可愛而此其僅厚三寸許遂不肯易余擬留以自用云

邊郡風俗

粵西土民及滇黔苗猺風俗大概皆淳樸惟男女之事

不甚有別每春月趁墟唱歌男女各坐一邊其歌皆男女相悅之詞其不合者亦有歌拒之如你愛我不愛你之類若兩相悅則歌畢輒攜手就酒棚並坐而飲彼此各贈物以定情訂期相會甚有酒後卽潛入山洞中相昵者其視野田草露之事不過如內地人看戲賭錢之類非異事也當墟場唱歌時諸婦女雜坐凡遊客素不相識者皆可與之嘲弄甚而相偎抱亦所不禁并有夫妻同在墟場夫見其妻爲人所調笑不嗔而反喜者謂妻美能使人悅也否則或歸而相詬焉凡男女私相結謂之拜同年又謂之做後生多在未嫁娶以前謂嫁娶生子則須作苦成家不復可爲此游戲是以其俗成

婚雖早然初婚時夫妻例不同宿婚夕其女卽拜一鄰  
嫗爲乾娘與之同寢三日內爲翁姑挑水數擔卽歸母  
家其後雖亦時至夫家仍不同寢恐生子則不能做後  
生也大抵念四五歲以前皆係做後生之時女旣出拜  
男同年男亦出拜女同年至念四五以後則嬉游之性  
已退願成家室於是夫妻始同處以故恩意多不篤偶  
因反目輒至離異皆由於年少不卽成婚之故也余在  
鎮安欲革此俗下令凡婚者不許異寢鎮民聞之皆笑  
以爲此事非太守所當與聞也近城之民頗有遵者遠  
鄉仍復如故云

西南土音相通

廣東言語雖不可了了但音異耳至粵西邊地與安南  
相接之鎮安太平等府如吃飯曰緊考吃酒曰緊老吃  
茶曰緊伽不特音異其言語本異也然自粵西至滇之  
西南徼外大略相通余在滇南各土司地令隨行之鎮  
安人以鄉語與僰人問答相通者竟十之六七

緬甸之役

征緬之役其詳具余所撰緬事述略中余以鎮安守於  
乾隆三十三年奉命至軍時果毅公阿里衮方爲將  
軍命余參軍事未幾今大學士誠謀英勇公雲巖阿公  
桂亦以總督兼將軍至兩將軍合營仍在幕府明年  
四月傅文忠公恆來滇經略余以故吏又橐筆以從時

方議冒暑興師不必避瘴大兵從騰越州西渡戛鳩江經猛拱猛養直抵緬甸所居之阿瓦余在滇一年餘知暑瘴不可不避必俟霜降後瘴始退軍行無疾病始可展力且大兵旣渡戛鳩全在江外萬一不能如志則歸路可虞嘗力言之而公意已定不見納惟偏師應援一節公初議大兵渡戛鳩別令提督五福統偏師五千從普洱進以分賊勢時方閱地圖余指謂公曰圖中戛鳩普洱相距不過三寸許其實有四千餘里兩軍旣進東西遠隔聲息不相聞進退皆難遙斷前歲明將軍之不返由不得猛密路消息也公始瞿然問計安出余謂大兵旣渡戛鳩之西則偏師宜由江東之蠻暮老官屯進

取猛密則夾江而下造船以通往來庶兩軍可互應公是之乃罷普洱兵改偏師循東岸以進其後大兵西渡遭瘴氣多疾病而雲巖將軍所統江東一軍獨完遂具舟迎公於猛養渡而歸又以此兵敗賊於蠻暮攻賊於老官屯得以蕝事余自愧在軍無所贊畫惟此一節稍可附於芻蕘之一得憶昔直軍機時公於漢員中最厚余滿員中最厚雲巖公今征緬之役因余說而改偏師因雲巖公統偏師而得善歸此中似有機緣也

雲南天氣之暖

雲南天氣炎蒸余在盞達軍營度歲布帳不敢南向則面北以避日炙然其地多西南風則又於帳南合縫處

用橫木支一罽使透風又令僕役伐棘夷村中大竹數十環植帳外稍可禦暑然其地距騰越不及三百里遙望騰越山巔積雪乃經春不化殊不可解又大理府之下關六月中常有雪團賣於市暍行者以當飲冰焉詢其由來則取諸點蒼山最高處也相傳五臺山有千年不化之冰六月長霏之雪塞外苦寒固宜爾滇南極炎地乃亦有此余嘗疑地氣有寒暖不同而天氣皆涼是以滇地雖暑而山巔雪仍不化也未審是否

### 人變虎

龔觀察士模為余言普爾邊外人有能變虎者新授孟艮土目叭先捧即其人也余以將軍命檄之來永昌令

其變虎竟不能

### 象

璞函隨經略至猛拱每晨起途中多有糞堆如小塚土人云野象糞也其象不受人驅策故謂之野象必誘而馴之始供役誘之之法掘地坑布席而土覆之若平地數百人鑼鼓銃礮驅象過而陷之象體重而坑深陡不能出也則餓之數日然後問之肯給役否象點頭則馴其坑前地迤邐斜上使步而出一點頭則終身受人役不復變蓋象性最信也負重有力一象能馱千斤礮一位故緬人出兵隨路有礮也象不點頭則不使出餓數日再問之亦有餓死而終不點頭者

碎蛇緬鈴

聞孟艮邊外有碎蛇每日必上樹跌而下至地則散如粉俄又合成一蛇蜿蜒而去蓋其生氣鬱勃必一散以泄之也爲接骨治傷之勝藥然余在滇未得見又緬地有淫鳥其精可助房中術有得其淋於石者以銅裹之如鈴謂之緬鈴余歸田後有人以一鈴來售大如龍眼四周無縫不知其真偽而握入手稍得暖氣則鈴自動切切如有聲置於几案則止亦一奇也余無所用乃還之

安寧州溫泉

滇南處處有溫泉其熱者可以燂雞鴨惜無人爲之登池架屋徒流注於野溝荒港而已一夕駐師象達見山麓亂草中烟氣騰上探之則溫泉也然氣息殊惡蓋山下有石炭或硫磺則泉雖温而不離其母氣惟下有硃砂者氣最正兼可愈風濕之疾滇城西六十里爲安寧州前明楊文襄一清故里也有溫泉極佳有司已築室其上余自滇回粵紆道赴之門外小石山數座皆穿穴透漏土人謂之七竅通天款扉入有內外兩池皆正方惜池底仍沙土但四周登磚可坐而已聞驪山之泉下有石版鋪底此不及也然官斯土者已爲此泉所累每大吏出省安寧其首驛也必往浴焉供張畢具又相傳有某督者日須此泉浴姬妾亦效之日費三才斛知州

者另製木桶使氣不泄常雇六十人更番作水遞至督署尙暖可浴也在大吏不過一盆水而有司爲之憊矣

永昌府珍珠泉

永昌府城外九龍山亦名太保山下有易羅池方二丈許池底常噴出如碎珠者萬顆斜而上將至波面輒散爲水不可見池中有魚其首皆俯趨蓋泉初出時味最甘故魚慣趨而下也池水流出又有一大池可五六十畝頗有烟波浩淼之致傳文忠經略來滇明中丞特構一亭於湖中比杭之湖心亭而架曲木橋以通之頗可憇惜堤上無樹若植桃柳數百株當稱小西湖也黔之威寧城外有葡萄泉亦從池底湧出其顆大如葡萄色

嫩綠亦如之惜無廊檻映其旁但一破亭而已余方欲經始適去官遂不果

響水塘瀑布

天下瀑布皆洶湧下注而已滇中廣南府有地名響水塘者其瀑乃自下而上躍出半空初在三里外卽聞轟雷聲漸近里許則對面語不相聞望見白雨濺空皆噴而上高十餘丈碎點飛灑濛濛成一片烟霧濶可十畝真天下奇觀也噴而復落流爲澗驛路在澗之右少焉循路而上則與瀑頂相並乃知其上又有大山大山諸水匯於此跌而下正值大石如盤陀者觸而激射是以濺入空際非真有逆流之瀑也

寶石碧霞洗

猛密土司有三寶井分三處如鐮脚其城即隨而圍之故號三角城地屬緬緬會封禁甚嚴必土司先以文申請會遣人莅視始得開人縋而下遇石即取以出石中有有寶者有無寶者歲只開一井故一井常三歲一開欲休其地力使生寶也寶石之次為碧霞洗則猛密山中有一之不必井出寶石有紅藍諸色舊時質大而光厚并有映紅映藍一種貯水缸則滿缸如其色近已不可得碧霞洗亦有諸色今亦多石滓光淡不能融透蓋搜採者多不待其精神足也閩中漳州諸山有水晶則其上先有氣土人因得掘取之掘盡則他處又生有紫者

綠者頗珍重白者不貴也聞和闐之玉亦歲歲長成每秋八九月玉山大霧數日則其水中石即變玉故有純淨者有不脫石質者乃知此等寶物生生不窮非上古所有至今始得之也

乩仙

扶乩請仙到處皆有不得謂無其事也大約人死後必有數十年靈爽為符呪所召則降乩而來非必純陽輩也其中亦靈蠢不同皆余所親驗者余鄉孝廉王殿邦善請仙在京師時余邀來決事隔宿先草一疏至期焚於香案殿邦不知何語也而所判語輒針鋒相對其降壇詩尤切合余廳事後門聯有富貴平安字外人所不

見而是日香案供水果與門聯又不相值也降壇詩輒云香烟篆出平安字水果嬌成富貴花則豈非仙從廳後門過而來耶先至者爲回道入卽純陽也則呼余爲趙子後至者爲盧道人則呼余探花公似亦各視其身分以爲相接之高下而其所判詩起句後循其文義下文亦可意揣而得應作某字余方思及而亂已書矣大約每字總比余早半字工夫後余在永昌果毅阿公之子豐昇額後亦襲公爵亦能請仙阿公夜約余及同在幕府諸公候仙至則幾不能成文理判一字後停筆半晌不續時夜已深余急欲退知其非通品也則反暗爲傳遞余初不扶亂但余意中想到一字默出諸喉則亂已書矣

余故緩之輒又停筆於是爲足成絕句而畢事乃知所符召者不分仙鬼也如王殿邦所請則不必畫符但念呪一揖卽至蓋其家設壇虔奉已久相熟習云

鎮安倉穀田照二事

余在鎮安別無惠民處惟去其病民者一二事而已常平倉穀每歲例當春借秋還其穀連穗故不斗量而權以稱出借時盛以竹筐每稱連筐五十斤筐重五斤則民得穀僅四十五斤耳及還倉則五十斤之外加筐五斤息穀五斤又折耗五斤共六十五斤爲一稱民已加十五斤然相沿日久亦視爲固然不敢怨余赴滇從軍之歲粵西購馬萬匹濟滇軍有司不無所累遂於收穀



時別製大筐可盛百二十斤者收之民無可訴也及明年余自滇歸已無購馬費則仍循舊例六十五斤可矣而墨吏意殊不足然未敢開倉也余府倉亦有社穀當收卽命於稱之六十斤處鑿一孔貫錘繩於其中不可動移聽民自權筐五斤係前官放穀時所扣息穀五斤價交司庫故六十斤爲一稱於是民之以兩筐來者剩一筐去城內外酒肆幾不能容余適以事赴南寧而歸順州牧欲以購馬歲所收爲額州民陳恂等赴寧來控余立遣役縛其監倉奴及書吏荷校於倉外而各屬之收穀皆不敢踰檢矣又天保縣令某先與署府某商謀謂民間田土無所憑故易訟宜按田給照以息爭端實則欲以給照斂錢也而時未秋民無所得錢

先使甲目造冊將於秋收後舉行而不虞余之自滇歸也夏六月余忽回郡廉知之以此令向日尙非甚墨因語以此事固所以息爭而胥役等反藉以需索則民怨且集於官不如自以己意出示罷之尙全其顏面也然計其所失已不下萬餘金某方銜次骨而民間皆知以余故得免此橫錢是以感最深每余出行各村民輒來昇輿至其村巡歷而過又送一村其村亦如之父老婦稚夾道膜拜日不過行三十里至宿處土銜瓦盆雞豚酒醴各有所獻不煩縣令供頓也及余調廣州時方赴桂林途次得旨卽赴新任不復回郡時署中惟一妾巾車出城滿街人戶無不設香案跪送又畱一族孫鶴

冲在郡交代畢來廣時街民送亦如之是歲九月陳恂等七十餘人又送萬民衣傘至廣計程四千餘里距余出鎮安已六七月矣亦可見此邦民情之厚也

榕巢

查儉堂禮為粵西太平守署園有大榕樹一株其幹旁出者四儉堂謂可架屋其上也乃斫木為書室名曰榕巢并以自號焉明牕淨几掩映綠陰中退食後輒梯而上品書畫閱文史頗為退閒勝地丁艱去接任者來熟視笑曰此中大便甚佳遂穴其板作厠舍

簷曝雜記卷四

陽湖 趙翼 雲崧

廣東珠價

廣東珠價初未嘗貴自某巡撫收買於是價日增而珠之來自外洋者亦無所不有有蠔蚌二種蠔珠有底稍平狀如饅頭而色微赤蚌珠則有極圓者光潔白可愛然圓者亦不易得也品珠先論形體稍有欹側及皺紋弗貴也珠又多疵體或圓矣而有一二點黃暈又珠之累也圓而無疵矣又須有精光乃為上品或因有微疵而稍加磨治則光閃爍不定矣余嘗見一顆重三錢大如龍眼果惜有黃暈如豆許然已索價萬金若無疵雖

新明雜語 卷四  
二萬金不得也數珠亦用此莊嚴數珠一百八粒或用碧霞洗或用珊瑚及青金石伽楠香之類價不過三四千金其旁有記念三掛掛各十顆以珠爲之每顆重四五分欲取其形體光彩一樣相同者須於數百顆中選配始成大約重四分者以四五千金爲率重五分者以六七千金爲率此記念也記念之末又有小垂角須體長而上銳下圓者每顆重六七分則價七八百金重八分以上則千金矣三垂角又以三千金爲率而數珠之後又有一絲縑懸於背者中爲背雲下爲大垂角背雲徑二寸非一珠可滿也則中嵌一大珠重六七分者價率二千金旁嵌四珠重五六分者價亦如之大垂角亦

珠也其形亦上銳下圓而重須二錢以外始相稱則索價不貲率五六千金矣又有佛頭四顆間於百八珠之間則以碧霞洗及珊瑚之類爲之大者亦須二千金總計數珠一掛必三萬餘金始完善而珠之形又有天然奇巧者或爲葫蘆形或如膽瓶狀此又偶然一遇欲求成對雖數年不得余在廣一年所見珠頗多然置之暗中絕無光不知古所謂夜明珠者又何物也

#### 廣東蠶船

廣州珠江蠶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爲生計猝難禁也蠶戶本海邊捕魚爲業能入海挺槍殺巨魚其人例不陸處脂粉爲生者亦以船爲家故冒其名實非真蠶

也珠江甚濶，蠶船所聚，長七八里，列十數層，皆植木以架船。雖大風浪，不動。中空水街，小船數百往來。其間客之上，蠶船者，皆由小船渡。蠶女率老妓，買爲己女。年十三四，卽令侍客。實罕有佳者。晨起，面多黃色，傅粉。後飲卯酒，作微紅。七八千船，每日皆有客。小船之繞行水街者，賣果食香品，竟夜不絕也。余守廣州時，制府嘗命余禁之。余謂此風由來已久，每船十餘人，恃以衣食。一旦絕其生計，令此七八萬人何處得食？且纏頭皆出富人，亦哀多。益寡之一道也。事遂已。聞潮州之綠篷船，較有佳者。女郎未笄，多扮作僮奴侍側。官吏亦無不爲所染。也有狀元夫人者，尤絕出。某修撰視學粵東，試潮畢，以

夏日回廣州，所坐船不知其爲綠篷也。夜就寢，忽篷頂有雨滲及枕邊，急呼羣奴。奴已各就妓船去，莫有應者。忽艙後一麗人，裸而執燭，至紅銷抹胸，膚潔如玉。褰帷來視，漏處修撰不覺心動，遂暱焉。船日行二三十里，十餘日至惠州，又隨至廣州，將別矣。而麗人誓欲相從，謂久墮風塵中，今得侍貴人，正如蛻骨得仙。若復淪下賤，有死而已。請隨入署爲夫人婢，以歿世。淚如雨不止。百計遣之，不去。贈以五百金，始歸。而不知正其巧於索賁也。及歸，而聲價益高，非厚幣不得見人。皆稱狀元夫人云。

菱塘海盜

番禺縣菱塘十數村世以海盜爲業其船曰多槳船蓋海船皆趁風使帆此獨用槳故不論風之順逆皆可行其槳有至三十六枝者行劫皆以白晝遙望他船如黑豆許則不能追及或大如鴨則無有不追及者矣至則兩頭用鐵鉤拽其船而羣盜持刀仗往劫亦有盜船仍被盜劫者此船一二十人方劫得貨貨又遇盜船三四十人者輒復爲所劫此類甚多幾莫能致詰也其出海口有水汛兵譏察則例有私稅以出海一度爲一水率不過月餘乾隆三十五年盜魁陳詳勝者率其徒出海久不歸汛兵計其期已過會出哨遇之遂索補稅焉盜乞緩期俟厚獲當倍償兵不許則相爭兵以鳥槍斃四

盜盜亦以壓船石擲傷兵於是兵以拒捕告而制府入奏責有司速緝購得同爲盜之黃姓者許發覺後免其罪始得陳詳勝等而無左證入其家搜得分贓單一紙不書姓名而有暗記由是訊出二十餘人又從二十餘人訊出他案八九十人共一百八人律載江洋大盜不分首從皆斬則俱鬼籙中數也余念法不可追而諸盜未有殺人案則情稍輕因畧爲條別有懼而未敢從者有患病伏於艙者有被誘作火夫炊飯者甚至年二十以下則指爲盜首之嬖童初不肯服尋知爲生路也亦忍恥認之案旣定立決者三十八人駢戮於教塲地爲之赭其餘皆遣戍絕徼自是海盜稍清然不數年盜又

熾巡撫李公湖乃殺至三百餘人云  
閩省海盜率借商船行劫蓋盜不能製大船則數十人駕一小船出海遇商船奪而據之逼商人入艙蓋以板而鐵釘釘之使不得出及行劫既飽則駕至僻岸各攜所得而去商人在艙下屬耳無人聲始敢撞板而出盜已不知何往矣

粵東沙田

粵東沿海地往往有漲沙居民見水中隱隱有沙距水數寸則先報陞科俟其沙出水面先種草數年然後築隄分畝試種禾秫又數年始成良田然報墾者率以多報少如報一百畝其所規度必數百畝而粵東又有例

所墾田浮於報額而爲人首告卽以所浮田賞之於是先報墾者方種草築隄黠者已睨其旁知其有所浮輒首而得之而報墾家雖有欺匿實已費數年貲力一旦爲旁觀奪去其何能甘於是每至收穫輒相鬪動至斃命余謂宜改例量以十之一賞告者而所浮之田仍令原墾者陞科庶免爭奪方欲請於大吏會遷官去遂不及竟其事

西洋船

西洋船之長深廣見余所咏番舶詩而其帆尤異桅竿高數十丈大十餘抱一桅之費數千金船三桅中桅其最大者也中國之帆上下同濶西洋帆則上濶下窄如

摺扇展開之狀遠而望之幾如垂天之雲蓋濶處幾及百丈云中國之帆曳而上祇一大繩著力其旁每幅一小繩不過攬之使受風而已西洋帆則每繩皆著力一帆無慮千百繩紛如亂麻番人一有緒畧不紊又能以逆風作順風以前兩帆開門使風自前入觸於後帆則風折而前轉爲順風矣其奇巧非可意測也紅毛番船每一船有數十帆更能使橫風逆風皆作順風云

諸番

廣東爲海外諸番所聚有白番黑番粵人呼爲白鬼子黑鬼子白者面微紅而眉髮皆白雖少年亦皓如霜雪黑者眉髮旣黑面亦黔但比眉髮稍淺如淡墨色耳白

爲主黑爲奴生而貴賤自判黑奴性最戇且有力能入水取物其主使之下海雖蛟蛇弗避也古所謂摩訶及黑崑崙蓋卽此種某家買一黑奴配以粵婢生子矣或戲之曰爾黑鬼生兒當黑今兒白非爾生也黑奴果疑以刀斫兒脛死而脛骨乃純黑於是大慟始知骨屬父而肌肉則母體也又有紅夷一種面白而眉髮皆赤故謂之紅毛夷其國乃荷蘭云香山縣之澳門久爲番夷所僦居我朝設一同知鎮之諸番家於澳而以船販海爲業女工最精然不肯出嫁人惟許作贅婿香山人類能番語有貪其利者往往入贅焉

騾馬與人性相通

騾馬不能言然性靈者能與人心相通余在滇從軍得一騾色純黑高五尺甚瘦雖加芻豆飼之不肥也然力甚堅勁日行百餘里雖竟月不疲性極靈上下岡坂宜左宜右不待攬以轡真如四體之不言而喻也上峻嶺時每數里輒勒住聽其稍喘余或下而藉草坐則騾侍立於旁以頸相就若相勞苦者時有騾馬三十餘歸粵時盡以贈同人獨此騾不忍棄隨至鎮安青芻香秣稍酬其勞調守廣州亦隨往後余赴黔上水四千里不能載往遂送番禺張令甫一夕死矣豈此騾宿世有所負於余而使之償宿逋耶抑其性貞烈不肯易主而自斃耶音汪幼泉自京丁艱歸以所乘青騾參於姊婿吳仲

賢處閱二年餘忽死未幾幼泉訃至計其日即騾死之日也又李欽齋制府嘗有一公子極聰慧五六歲即能騎馬愛廐中一馬乞於公公即與之後公子殤馬亦同日死則冥冥中人馬似有相關者不可解也

三界廟

粵西之梧州南寧三府有三界廟最靈廊露赤雅云神姓許平南人采樵得一衣輕如葉帶內有字能召風雨知未來事明宏治中制府捕至覆以洪鐘積薪燒之至夕發之不見後人遂爲立廟曰三界亦曰青蛇廟人或饗神則蛇出飲食倘有許願不償者雖數百里蛇必來索人呼曰青蛇使者云今廟之在梧州者氣燄尤著商



賈之演戲設祭以申祈報者殆無虛日祭之時果有青蛇自龕中或梁上或神之袖中出而飲酒食雞卵見人不避食畢蜿蜒而去余友馮尉一炬之官南寧其隨行之妻弟高某偶溺於廟側是日卽病不數日遂死余初赴鎮安時長兒廷英以病留南寧月餘幾不救矣內子設祭於廟時久旱甚暑適是日大雨稍涼兒病遂霍然後余自廣東赴貴西任途次三兒廷俊甫周晬忽患異證連日昏懵不乳不哭醫莫能愈也過潯州以羊豕祭三界廟是日五更卽能哭出聲數日大愈此余所親驗者不得謂鬼神之事渺茫也

黔粵人民

黔粵土司地苗猺獠之類前朝叛亂無寧歲非必法令不善實其勢盛也黔東爲羅施鬼國率苗人所居黔西爲羅甸鬼國率猺人所居客民僑其間不及十之一二故無以鈐制而易於跳梁然客民多黠在其地貿易稍以子母錢質其產蠶食之久之膏腴地皆爲所佔苗猺漸移入深山而凡附城郭通驛路之處變爲客民世業今皆成土著故民勢盛而苗猺勢弱不復敢蠢動云惟粵西土民故獠種今皆馴習畏法蓋粵西土俗本柔懦也

黔中猺俗

凡土官之於土民其主僕之分最嚴蓋自祖宗千百年

以來官常爲主，民常爲僕。故其視土官，休戚相關，直如發乎天性，而無可解免者。粵西田州，土官岑宐棟，卽岑猛之後，其虐使土民，非常法。所有土民雖讀書，不許應試，恐其出仕而脫籍也。田州與鎮安之奉議州，一江相對，每奉議州試日，田民間砲聲，但遙望太息而已。生女有姿色，本官輒喚入，不聽嫁，不敢字人。也有事控於本官，本官或判不公，負冤者，惟私向老土官墓上痛哭。雖有流官轄土司，不敢上訴也。貴州之水西，猓人更甚。本朝初年，已改流矢，而其四十八支子孫，爲頭目如故。凡有征徭，必使頭目簽派，輒頃刻集事。流官號令不如頭目之傳呼也。猓人見頭目答語，必跪進食，必跪甚，至捧

盥水，亦跪。頭目或有事，但殺一雞，瀝血於酒，使各飲之，則生死惟命。余在貴西嘗訊安氏頭目爭田事，左證皆其所屬，猓人羣奉頭目所約，雖加以三木，無改語。至刑訊頭目，已吐實。諸猓猶目相視，不敢言轉令頭目諭之，乃定讞。

土例

土民事事有土例，如出夫應役，某村民自某塘送，至某塘，欲其過一步，不肯也。凡交官糧及雜款，舊例所沿，雖非合甲，亦輸納，惟謹。彼固不知有所謂朝制，但祖父相傳，卽以爲固然也。有流官不肖者，旣徵數年，將滿任，輒與土民約，某例繳錢若干，吾爲汝去之，謂之賣例。土民

欣然斂財餽官官爲之勒碑示後後官至復欲徵之土民不服故往往滋事

滇黔民俗

滇黔民情最淳征緬時派滿洲索倫兵各五千每站過兵須馬七百夫二千皆出之民間上軫念民艱按例加倍給僱價然多爲有司移用民之應差者未必得也其夫馬皆民間按田均派余自滇歸一日小憩道旁靈官廟有生監及村老十餘人咸集見余至皆跪迎余問其何事皆不敢言固詰之則結算兵差費耳問以費若干則糧銀一兩科至六兩餘余謂朝廷給價已加倍何至煩爾等出財皆云藩庫例不先

發令有司墊辦有司亦令民墊辦俟差事畢始給今差雖畢而給與否未可知且有司亦多他用民等幸不誤差不敢望給直矣其謹厚如此至黔中苗人應徭役一家出夫則數家助之故夫役尤多第不肯與漢民同辦必分日應差恐漢民不公或被辱使云

苗裸陋俗

苗裸俗惟男女之事少所禁忌兄死則妻其嫂弟死則妻其婦比比而然水西安氏雖已改流而其四十八支子孫仍爲頭目頭目死妻欲改嫁而貲產不得將去則於諸叔中擇而贅焉叔亦利其產而樂爲婚也故往往有妻年四十餘而夫僅二十者至家中婢女率皆無夫

聽其與人苟合生子則又爲奴僕是以苗獠家奴僕皆無父也余嘗在畢節籍一馬戶家有老婢名大娃者問其夫則曰未嫁及點奴子有二童皆其子也可爲一笑然其俗大概如此不爲異也仲家苗已有讀書發科第者而婦女猶不著袴某君已作吏矣致書其妻謂到任作夫人須袴而入其妻以素所未服寧不赴任滇之永昌城中雖搢紳家亦聽婢女出外野合每日納錢數十文於其主而已俗名青菜湯謂不能肉食僅可買菜作湯也嘉禾沈百門又言湖南苗俗亦相同惟爲女時無所禁旣嫁則其夫防察甚嚴不許有所私云

仕途豐嗇頓異

余出守鎮安萬山中一官獨尊鼓吹日數通出門礮聲如雷冬月巡邊輿前騎而引者凡十餘隊後擁羣驕騎又十餘可謂極秀才之榮矣然心竊自恐不能消受一日方盥面適內子對鏡曉妝余瞥自見面目於鏡中謂內子曰君觀此面可稱此臚仕否未數日而以詳請前守回籍事幾被劾會有旨從軍乃得免然滇中兩年跋涉萬餘里坐征鞍寢戎幕依然舊時出塞况味也旣回鎮安忽調廣州乃大豪富署中食米日費二石廚屋七間有三大鐵鑊煮水數百斛供浴猶不給也另設水夫六名專赴龍泉山擔烹茶之水常以足趺告演戲召客月必數開筵蠟淚成堆履舄交錯古所謂鐘鳴鼎食

殆無以過然僅一年遷貴西署在威寧萬山巔冬月極寒下凌經月不止彌望皆冰雪自書吏差役門子轎傘夫皆仰食於官否則無人執役矣書吏行文書每日紙幾番封幾函俱列單向官請給天下無此貧署也兩年之間寒暄頓異若此統計生平無仕惟廣州一年然在廣時刻無寧晷未嘗一日享華腴也召梨園宴客亦多命僚友代作主而自向訟堂訊囚每食仍不過鮭菜三碟羹一碗而已則固性所習亦命所限也

湖南祝由科

湖南有祝由科能以符呪治病余與陳玉亭同直軍機時皆少年暇輒手搏相戲玉亭有力握余手輒痛不可

忍余受侮屢矣一日在郊園直舍余憤甚欲報之取破櫬一枕語玉亭吾閉目相擊觸余枕而傷非余罪也余意閉目則玉亭必不敢冒險來犯而玉亭又意冒險來余必不敢以枕擊也忽聞枕端搯一聲驚視則玉亭已血滿面將斃矣蓋枕著唇間也急以湯灌之始甦呼車送入城是日下直余急騎馬往視玉亭而馬忽跳躍亦跌余死半刻方醒及明日見玉亭玉亭故無恙後其家人語余奴子始知余之跌卽玉亭所爲祝由科能以傷移於人也方術妖符固有不可以常理論者然湖南葛益山以此治病最擅名人稱葛仙翁余在滇時將軍果毅公患左肩一小瘤本舊時騎馬跌傷臂其筋孳結而

成者至是爲庸醫所誤皮破不能合滇撫明公德特爲招致葛仙來治之用符水噴患處刀割去腐肉愈割而大竟不效而去

肩輿牽纜

揚帆牽纜皆行舟事然雲貴作吏者肩輿上山必用緯夫其緯以色布爲之承應上司或有用全帛者蓋山路高昇輿而上須藉此得力也余在貴州出行亦用之因憶昔在山東途次見挽小車者順風則張小帆於車可援作一對因得句云笑看南俗轎牽纜好對北方車掛帆章湖莊云甘肅寧夏府有沙山亦用纜挽轎

緬甸安南出銀

銀本出內地如五代時五臺山僧繼顛以採銀佐北漢之類宋以前不取於邊地也今內地諸山有銀礦處俱取盡故採至滇徼然滇中惟樂馬廠歲出銀數萬而已他皆恃外番來粵閩二省用銀錢悉海南諸番載來貿易者滇邊外則有緬屬之大山廠粵西邊外則有安南之宋星廠銀礦皆極旺而彼地人不習烹鍊法故聽中國人往採彼特設官收稅而已大山廠多江西湖廣人宋星廠多廣東人大山自與緬甸交兵後廠丁已散無復往採者明將軍曾過其地老廠新廠兩處民居遺址各長數里皆舊時江楚人所居採銀者歲常有四萬人入歲獲利三四十金則歲常有一百餘萬賚回內地當

緬酋攻廠時各廠丁曾馳稟滇督謂只須遣官兵三千來助聲勢則廠丁四萬自能禦敵時滇督恐啓封疆釁遂不果宋星廠距余所守鎮安郡僅六日程鎮安土民最懦鈍無用矣然一肩挑針線鞋布諸物往輒倍獲而歸其所得銀皆製蠲貫於手以便攜帶故鎮郡多蠲銀而其大夥多由太平府之龍州出口時有相殺事恃人衆則擇最旺之山踞之別有糾夥更衆者則又來奪占以是攻剽無寧歲安南第主收稅不問相殺事也有一黃姓者廣東嘉應州人在廠滋事由安南國王牒解廣督余訊以所得幾何而在外國滋事如此渠對云利實不貲礦旺處畫山僅六尺只許直進不許旁及先索僦

直六百元始聽採卽有人立以六百元僦之則其利可知也

### 雲南鐵索橋

鐵索橋多奔流急湍不可累石爲柱則以鐵索大如臂者貫於兩岸之崖石或十餘條或二十條用木絞使直而建屋其上鋪板作地平翼以欄楯橋長者或數十丈望之如飛樓虛閣往來者不知行於空中也滇中以瀾滄江橋爲最昔李定國燒斷以拒我師吳三桂用竹筏過兵至永昌旣逐定國始動帑三千金修之道旁今尙有碑記而黔中盤江一橋視瀾滄更勝鄂文端節制三省時改驛路於此所創建也

榕樹黃果樹

閩粵間榕樹最多其材一無所用而蔭極大暍行者皆  
憇息焉余嘗作詩咏之所謂以無用而爲有用也其根  
尤奇昔在鎮安府署後獨秀山有榕一株根千百條沿  
緣山腹透入石罅如鼠鑽穴蛇入洞固已奇矣及至廣  
州廳事後又有一株根大五十抱相傳有神每太守到  
任必瀝酒祭之然皆無鬚也又有一種有鬚者其旁出  
之榦忽生鬚如流蘇下垂及著土則又成根久之千百  
根合成一根故根益大槎枿嵌空不可名狀土人謂無  
鬚者爲雄有鬚者爲雌余謂當反其名稱如人之有鬚  
者必男也滇南有黃果樹亦然僊人敬之爲神樹其鬚

垂地不敢稍損故根益多余嘗過遮放土司有一株蔭  
大三四畝其鬚之著土成根者亦大盈畝千百根或離  
或合中多窾窳如千門萬戶大處可布一席小處僅側  
身過亦有不可過者余嘗屈曲行其中竟日猶未遍幾  
不能出信天下之奇觀也

甘肅少水

甘肅地少水水甚珍余嘗遣一僕至臯蘭每宿旅店有  
一盃水送客盥面盥畢不可潑去店家澄而清之又供  
用矣凡內地諸水不通流者謂之死水久則色變且臭  
穢不可食甘省獨不然土井土窖絕不通河流但得水  
卽藏入雖臭穢弗顧也久之水得土氣則清徹可飲矣



余友章湖莊銓爲寧夏守爲余言甘省處處以得雨爲利惟寧夏不惟不望雨且懼雨緣地多鹹氣雨過而日晒則鹹氣上升彌望如雪白植物皆萎故終歲不雨絕不爲意然寧夏稻田米最多則專恃黃河水灌注水濁而甚肥所至禾苗蔬果無不滋發不必糞田也田水稍清則放之又引濁水田高水下水能逆流而入於田亦事理之不可解者

蝦蟇銜雹

湖莊又云甘省多雨雹大者或擊斃牛馬每雹時輒有蝦蟇千百飛入空中喧叫口皆有雹噴下蓋龍氣所攝而上也用鳥槍轟之始散去

甘省陋俗

甘省多男少女故男女之事頗濶略兄死妻嫂弟死妻其婦比比皆是同姓惟同祖以下不婚過此則不論也有兄弟數人合娶一妻者或輪夕而宿或白晝有事輒懸一裙於房門卽知迴避生子則長者與兄以次及諸弟云其有不能娶而望子者則僦他人妻立券書期限或二年或三年或以得子爲限過期則原夫促回不能一日畱也客遊其地者亦僦以消旅况立券書限卽宿其夫之家限內客至其夫輒避去限外無論夫不許卽其妻素與客最篤者亦堅拒不納欲續好則更出僦價乃可亦湖莊云

逆回之亂

湖莊又云逆回蘇四十三之亂攻蘭州城甚急西門外  
即黃河灘多石子布政使王廷贊預令運城上賊至擲  
之故不得近賊又於西門外關帝廟神座下掘地道已  
至城內矣實火藥其中方燃藥線忽大雨如注線濕不  
能發遂止於是恨神不佑盡拔其鬚而去事平後蘭州  
感神之功益崇像設廟宇壯麗更倍於昔

洛陽橋

少時見優人演蔡忠惠修洛陽橋有醉隸入海投文之  
事以為荒幻及閱明史則鄞人蔡錫守泉州時事也余  
至泉州過此橋果壯麗橋之南有忠惠祠手書碑記猶

在旁有夏將軍廟即傳奇所謂醉隸夏得海也橋名萬  
安而曰洛陽者其地有洛陽社此水亦名洛陽江也按  
閩書亦以此事屬蔡錫并記橋圯時有石讖云石頭若  
開蔡公再來以為錫之證而堅瓠集名山記皆以為忠  
惠事又云其母先渡此江遇風舟將覆聞空中有聲呼  
蔡學士在風遂止同舟數十人問姓名公母方有娠心  
竊喜發誓願如果符神言當造橋以濟行者後公守泉  
而母夫人尚在遂奉母命成之而附會者又謂呂洞賓  
遭劫時避於公爐內得免乃謝以筆墨公造橋時以之  
書符檄故能達海神云其說不經而府志兩存之究未  
知其為襄與錫也今按忠惠手書碑記一百五十二字

但誌其長三百六十餘丈廣丈五尺洞四十有七用錢一千四百萬有奇而其他不及焉使其奉母命且有海神相之則安得不誌親惠而著神庥然則醉吏一事非忠惠可知也至橋之長三四百丈固雄壯然閩橋如此者甚多福州之南臺長不及而廣過之石視萬安更新整卽泉州一府如通濟橋長八十餘丈順濟橋長一百五十餘丈大通長二百餘丈鎮安長三百餘丈盤光四百餘丈東洋四百三十餘丈灑水二百四十二道安平八百十有一丈灑水三百六十二道其他以數十丈計者更指不勝屈也蓋閩多海汊而又有石山汊濶而取石易故規製如此余所見天下橋梁滇黔之用鐵索閩

之用石皆奇觀也

閩俗好勇

閩中漳泉風俗多好名尚氣凡科第官闕及旌表節孝之類必建石坊於通衢泉州城外至有數百坊高下大小駢列半里許市街綽楔更無論也葬墳亦必有穹碑或距孔道數里則不立墓而立道旁欲使人見也民多聚族而居兩姓或以事相爭往往糾衆械鬪必斃數命當其鬪時雖翁婿甥舅不相顧也事畢則親串仍往來如故謂鬪者公事往來者私情兩不相悖云未鬪之前各族先議定數人抵命抵者之妻子給公產以贍之故往往非凶手而甘自認雖刑訊無異詞凡械鬪案頂凶

率十居八九也其氣習如此使良有司能鼓之以忠義  
緩急用之可收有勇知方之效惜乎官其地者率以斂  
賄爲事爲民所積輕且深怨於是有身家者尚不敢妄  
爲而慄悍之徒相率而爲盜矣

井水灌田

灌田或用桔槔或用戽斗有急流處則用水車未聞特  
井汲也山左人間用轆轤汲水不過灌畦蔬而已泉州  
則禾田亦以井灌田各有井井之上立一石柱而橫貫  
一小木爲關換橫木之上繫一長木根縛石而杪懸竿  
竿末有桶拄其竿下汲滿則引而上之木根之石方壓  
而下則桶趁勢出矣其用略如罾魚之架而俯仰更捷

或井深而桶大石之力不能壓使出則又一人纏於木  
之根以曳之余嘗有句云一田一井澆禾遍此是泉南  
古井田亦異聞也蓋泉州在海邊地之下皆水所滲故  
汲之不竭云然久旱則井亦涸

斷水禦海寇

海水不可飲故凡海舟必有水艙取淡水入其中余在  
廣因祭南海神廟適有西洋船泊獅子洋遂登焉其高  
七八丈水艙深亦如之凡取淡水處皆有程至某地取  
水可至某地涓滴不敢多用也聞國初海澄公黃梧  
初附時有朝臣問以禦海寇之法曰海寇不能不取水  
於內河凡入內河取水處皆設砲臺使不得入卽困矣

今沿海各港汊皆有砲臺梧所創議也余往廈門涉海  
汊見水極清泚可愛因以一指蘸而嘗之乃鹹澁不可  
耐良久舌猶不能屈伸云

八 河底古木灰

歲丙午江南大旱余鄉河港皆赤裂百餘日居民多赴  
烟城濠中掘黑泥和麩作餅相傳此城本沈法興聚糧  
處年久化爲泥也鄉人以各河底皆有黑泥亦掘之至  
五六尺許輒得泥如石炭者然不可食以作薪火乃終  
日不熄其質非土非石有大至數圍須用斧劈者有碎  
疊成塊縫層層可揭者細驗之則大者本巨木層疊者  
則木葉所積年久爛成塊也江南人惟沿村有樹河港

之在野者罕所植間有之亦必取作器小則伐爲薪其  
孰肯砍而棄諸河意必洪荒以來兩岸本多樹隨山刊  
木時始伐而投之歷千萬年成此耳是歲數百里內河  
港俱掘得漏湖大數十里湖底亦有之余弟汝霖買數  
百斤猶存

百八十一  
 所見無異...  
 本館...  
 庶民...  
 之...

文政己丑正月發兌

日本橋通四丁目

須原屋 佐助

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馬喰町三丁目

宮 屋 源 七



東都書肆

